

不成样子的扯淡

李建军 著



SPM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不成样子的扯淡

李建军
著

SP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成样子的扯淡 / 李建军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1

(百家小集)

ISBN 978-7-218-13244-0

I. ①不…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52350号

BUCHENG YANGZI DE CHEDAN

不成样子的扯淡

李建军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向路安 季 东

装帧设计: 张绮华

排 版: 广州市友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技编: 周 杰 周星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s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自序

我曾经做过很多梦，但却从来没有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当作自己的梦想。我读硕士和博士的专业，都是文艺学。在我看来，文艺学研究更自由，更有趣；它正像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那样，“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致力于对文学规律性问题的把握，可以自由地介入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可以将所有文学现象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然很有趣，也很重要，但却是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的学科。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条“鄙视链”：研究文学理论的，看不起分段研究文学史的；研究外国文学的，看不起研究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看不起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代

文学的，看不起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还有人如此刻薄地表达过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鄙夷和不屑：“感冒无药可治，所以世间的感冒药最多；现当代文学最没有研究价值，所以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最多。”

这样的学科歧视，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当代文学研究不仅很重要，而且难度很大。因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意味着巨大的阅读量，意味着你必须关注古今中外的文学。就像上游的水不会受下游的水质影响，而下游的水质必然会受上游的水质影响一样，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完全可以不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但一个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却不能不读古代文学作品。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倘不大量阅读当代作品，倘不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现象，那么，他就无法建构起一个开阔的比较视野，他的研究的深度和有效性，也就要大打折扣。

其实，当代文学研究的难度，还不在于阅读量之大，也不在于关注面之广，而在它要求研究者要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和评价能力。对于那些已经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学现象来讲，一切都已定型，且有大量的信息和资料可作依凭，研究者无须面对一部作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处于生成过程的当代文学，却面孔模糊，性质不明，很难把握，研究这样的新鲜的文学现象，既考验着研究者的趣味和鉴赏力，也考验着他的人格和德性。你要有过人的勇气，要摆脱人情世故的缠绕。他们

就站在你的对面，像笔尖一样锐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你的嘴巴，看你如何评价他的作品。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文化氛围，消费主义时代的市场逻辑，也微妙地影响着你的态度和感受，干扰着你对作品的基本判断和最终评价。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当代文学研究并不是轻松容易的“静态研究”，而是艰难复杂的动态批评。它所面对的，不仅是作品，还有作者。在一个冲突性的对话情景里，求真的批评甚至就意味着对抗，意味着伤害，意味着冒天下之大不韪，意味着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人民公敌”。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却是高度“和谐”的，是皆大欢喜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处于一种异化性的“认同关系”模式。没有不满，没有质疑，没有抗辩，没有拒绝。在掌声和鲜花构成的喜气洋洋的欢乐氛围中，在文学“大奖”的令人目眩的光环下面，那些备受推赏的当代作家感觉良好，飘飘欲飞。他们只有“朋友”，没有“敌人”，于是，他们也只有快乐和停滞，而没有焦虑和进步。他们缺乏真正成熟而严肃的读者，缺乏敢于质疑和坦陈己见的对话者。他们成了一群幸福而又不幸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被人群簇拥的孤独状态里。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停留在不成熟的发展状态，停留在对他者经验的简单化的模仿阶段。我们虽然努力摆脱了“三突出”之类的僵化模式——事实上，有

的作家仍然在用这样的方法写作，例如《大秦帝国》就属于“三突出”模式的小说，但是，由于彻底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我们时代的文学长期处于“拔根状态”。走出解冻状态，我们将目光转向西方。我们怀着好奇而急切的心情模仿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某些著名作家简直就是用汉语来写西方小说。这样的文学显得既肤浅又虚假。中国文学期待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个性的成熟。我们需要恢复汉语文学的尊严，需要建构“中国格调的大文学”。

我的文学批评理念，就建立在这样的基本认知和判断上。我希望，我们的当代作家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问题；我希望，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自觉和成熟起来。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关于文学批评在当下的境遇，关于批评家的责任伦理，关于我与某些作家和批评家的“冲突”，许多年来，我零星写过不少文章。

本来，将这些文章哀为一集，老老实实在地题名为《论文学批评》，是最为妥实的选择。但是，透过表象来看，我的这些文章内里，分明表达着对一种文学风气的不满。这是一种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并不鲜见的庸俗的文学风气。它体现着一种可怕的市侩哲学，那就是“成功即一切”。在这样的风气里，对利益的追求压倒了对真理的热爱，市场的交换原则取代了真理的绝对原则。

在当下的多种样态的文学性表达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言

不及义而又煞有介事的胡扯。这种用时髦的话语包装起来的胡扯，就是美国学者法兰克福所说的“扯淡”（bullshit）。正像法兰克福在《论扯淡》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在‘扯淡’”。“扯淡”的典型特点，就是不在意“真实”，只在意自己的“企图”和“目的”。扯淡者几乎都是法利赛人。对他们来讲，当下的现实利益高于一切，所以，他“不在乎自己说的话是否正确地描述了事实，他只挑选或编造符合他目的的话”。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切形式的扯淡，都意味着侮辱。它不仅侮辱人们的人格，也侮辱人们的智商；不仅侮辱听者和读者，而且更加严重地侮辱言说者。

为了表达自己对文学上种种“扯淡”现象的不满，为了引起大家对“扯淡”现象的警惕，我接受朋友的建议，索性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题名为《不成样子的扯淡》。如此命名，虽然略显唐突，或貽“野哉”之讥，但是，循名责实，似乎也还不失恰切。

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对读者理解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状况，提供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和微末的帮助。

李建军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北京北新桥

001	为什么需要纯批评
006	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
015	文学批评的绝对命令
022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036	真正的批评及我们需要的批评家
039	文学批评堕落时代的批评立场
042	关于酷评
047	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
055	当代文学批评与创作：失去对称的两翼
062	猪舌检察者与批评豁免权
070	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
083	谁能割下一磅不带血的肉？
091	有伤尊严的文学观
100	不成样子的扯淡
111	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

- 138 文学批评的典范
——重读别林斯基
- 159 唯美主义的傲慢与“憎恨学派”的恶溢
——从布鲁姆的莎学研究看纯文学批评的局限
- 167 论直派批评
——以杨光祖为例
- 192 为倾斜的文学建筑换梁和接榫
——论王鹏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 223 武夷山交锋记

为什么需要纯批评

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诗意的生活决定于可靠的思想。如果没学会思考，人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生活。正是从学会思考的那一刻起，文明意义上的人，才诞生了，文明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才开始了。所以，如果限制、剥夺人类思考和批评生活的权利，如果人类因为种种原因而丧失思考和批评的能力，那么，人类的生活将陷入可怕的愚昧状态和严重的混乱状态。

文学就是人类思考和批评生活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感受、反思和批评，那么，文学批评则是对文本以及它所叙述的生活内容的感受、反思和批评。然而，关

于创作和批评，似乎一直就存在厚此薄彼的偏见。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学创作是原创性的，更为高级，而文学批评则是寄生性的，较为低级，因而，比较起来，搞批评就是一件较为容易的事情——只要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就可以对任何一本书籍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做一个批评家了。其实，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很容易掌握的体裁样式；它本质上是一种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认知和掌握的科学。

当然，文学批评的科学性，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批评家在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自己的趣味倾向和价值理念，必然会表现出自己的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一个好的批评家，无须压抑甚至排除自己的这些主观因素，而是要努力将它升华为一种对文学的纯粹而深沉的爱的情感。批评家工作的成败得失，最终就决定于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和深度，因为，正像普希金在《论批评》中所说的那样：“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对艺术的纯洁的爱，那么，不管他在批评中奉行什么样的原则，他就必然会沦入被卑鄙、自私的动机所任意摆布的人群中去。”一个批评家如果缺乏纯粹的态度，缺乏对文学的“纯洁的爱”，那么，他的文学批评就不可能具有纯粹而高尚的性质，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纯粹的批评意味着尺度和标准的严苛，意味着态度的尖锐性和彻底性。诗人哲学家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谈到

“有所创见的思想体系”的时候说：“彻底性，正如独创性和尖锐性，永远使思想产生吸引力。永远反对冗长、平庸、枯燥、无味和空洞。反对思想的模糊，模棱两可。”纯粹的文学批评，就是严格而尖锐的批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批评，更不是一味笑脸向人的批评。别林斯基曾经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中区别过“对读书的爱好”和“对文学的要求”之间的不同，在他看来，尺度严格的要求，乃是文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只有等到我们的读书界变得人数众多起来，求全责备和严厉苛刻起来的时候，文学才会出现。”

严格，越是面对“有影响力的作家”，越是要严格，这是纯粹的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特点，因为，没有这种严格的尺度和严肃的态度，我们就无法认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就会把失败的作品，当做学习的榜样，就很难最终成熟起来。屠格涅夫在《回忆别林斯基》中说：“别林斯基以和蔼的谦虚和同情的温暖来鼓励他认为有才能的新进作家，扶助他们最初的进展；可是，对他们往后的创作他就严格起来，无情地指出他们的缺点，以一视同仁的公正态度驳斥或者赞扬。”对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来说，这样的误解和伤害，实在是不足萦怀的，因为，为那些伟大的事物和价值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一八三七年，别林斯基在给克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在我看来，说你不想说的话，用自己的信念投机，这不仅不如

沉默和忍受贫困，甚至不如干干净净地死掉。”对文学批评抱着如此庄严的态度的批评家，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批评家；包含着如此庄严的态度的文学批评，就是纯粹的文学批评，——虽然我一直对“纯文学”理论不以为然，但是，我很愿意仿照“纯文学”这一术语，把以别林斯基为典范的文学批评，命名为“纯批评”。

其实，所谓“纯批评”，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几十年前，一个叫瑞恰慈的英国批评家，早就用过一回了。

“新批评”理论里的“纯批评”（pure criticism），把文学作品当做文学批评的“本体”和“客观”对象，排除包括读者、作者、社会和历史背景以及“意图”在内的一切非文学因素。显然，这样的“纯批评”，与我所说的“纯批评”，是大不相同的。在我看来，将作品当做批评解剖的主要对象，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忽略甚至排除对包括读者、作者以及社会和历史背景在内的关联性因素的关注，那么，文本批评的有效性，就要大受影响。所以，我的“纯批评”观，在方法上，固然也吸纳“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的经验，接受它对语言的“咬文嚼字”的认真态度，但却主要是一种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庸俗化而提出来的主张，意在强调求真精神和专业精神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我虽在自己的书里嵌入了“纯批评”，但毫无自必和自是之意，只是觉得它比别的概念，更能体现一种热忱而执着的批评精神，更能显示文学批评所固有的

伦理精神。

我们时代的文学，并不完美，也并不成熟。

我们需要更好的文学，需要更优雅、更美好、更有教养的文学。

然而，在这样一个过度娱乐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极端功利主义的时代，这样的文学还能产生出来吗？我们的文学还有希望吗？还有可能更好吗？

现实是梦想之树上的花果。只要理想之火不熄，一切皆有可能。

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



中国文化里，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现象，那就是，它一方面强调中庸，一方面却又表现出极端的“排中”性，倾向于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先把世界划分成两个相互冲突的部分，然后，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例如，“求真”与“为善”、“正直”与“忠厚”，本来不是互不兼容的，但是，在中国文化的阐释语境里，却常常被视为对立的关系。吕坤在《呻吟语》中说：“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纲常扶世道，忠厚人养和平培

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祸者，正直之人；养天下之祸者，忠厚之过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时中之圣。”所谓“时中之圣”是近乎超人的，所以，对于常人来讲，“兼而有之”的境界，几乎是无法企及的，如此一来，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要么为了“求真”而做一个“正直”而不“忠厚”的人，要么为了“为善”而做一个“忠厚”而不“正直”的人。

其实，对任何形式的批评来讲，“为善”与“求真”并不矛盾。虽然批评的首要任务，是说真话与求真理，但却是寓善于真的——批评家通过说真话，来体现自己的善念，来实现求善的目的。一个批评家，如果不能求真，不敢说真话，那么，也就别指望他能在文学的意义上“为善”，因为，虚假的判断里，只有“伪善”，没有别的。当然，与寻常意义上的“与人为善”不同，批评所“为”之“善”，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善，而不是庸俗的人情关系意义上的善。

有道是：“顺了人情公道亏。”批评家倘若想说真话，就必须摆脱庸俗的利害考量和人情纠缠。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说：“把友谊放在真理之前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如果把利害关系和个人情感放在第一位，就会导致公正感的丧失，就不利于批评家冷静地分析和客观地评价。所以，即便面对的是自己的“朋友”，批评家也应该把自己的“友谊”暂时悬置起来。